

包容理性的翻转与人际关系问题

——怀旧性聚会的符号学述评

□刘俐俐

内容摘要 以特殊群体“七七级”怀旧性聚会和围绕聚会前后同学群为对象予以符号学分析,可以得出怀旧性聚会作为标出性符号,围聚会期为非标出性符号。两者之间的中项具有向作为聚会期这个标出性符号翻转的趋势与可能。本文进而借助哲学和伦理学理论分析和阐述了翻转的可能性,乃为人性向人格升华的特质,以及升华凭借的理性。

关键词 怀旧性聚会 围聚会期 符号学 理性

作者 刘俐俐,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天津 300071)

2017年是恢复高考40年。恢复高考首期入学、俗称为“七七级”的人们大多已经退休或将要退休,年纪大的已有70岁了。2017年秋季以来,不少高校七七级毕业同学举行聚会,纪念入学相识,看望母校和老师,忆叙同学情谊。近年来,大学、高中、初中等各层次同学聚会,已成为重要社会文化现象,必定或已经影响社会和谐与道德情操培育和建设。笔者持续关注大学同学聚会以及围绕聚会同学群体接触交往现象,有意观察调研了三个不同高校七七级同学这个特定群体聚会和围绕聚会期情况。怀旧性聚会和围绕聚会期的同学群,均为边界不甚清晰、意指关系欠明确的社会现象。依符号学原理看,均为“弱编码”的“意义歧出丰富”的社会与人文学科处理的对象。论文采用符号学分析即缘于此。

怀旧性聚会,指七七级大学同学纪念入学40年,以纪念怀旧等为主题举行的聚会。“围绕怀旧性聚会期”概念,借助于妇女生产的围产期概念,包括聚会动议、组织等时期同学间人际交往,以及聚会之后同学间持续的人际交往两个阶段。也可称为“围聚会期”,标题的“围绕怀旧性聚会期”为完整清晰的表述。微信等现代科技方式,是聚会与围聚会期的重要物质媒介。怀旧性聚会分析依托发生于实在时空

的事实;“围聚会期”人际关系分析依托载体为网络微信的“同学群”。

怀旧性聚会的符号学分析

(一)怀旧性聚会是标出性符号

聚会作为仪式,是聚会日和非聚会日分开的节点。符号学认为,“当对立的两项之间不对称,出现次数少的一项,就是‘标出项’(the marked),而对立的使用较多的那一项,就是‘非标出项’(the unmarked)。因此,非标出项,就是正常项”。^[1]反之,标出项就是稀少的,非正常的。同学聚会,是漫长平淡日常生活中偶然为之的仪式,是被有意识地单独从平时状态区隔出来的行为。为什么要聚会?标出性原理认为,标出是为了引起关注,争得地位,获得意义。由此,怀旧性聚会可定性为标出性符号。标出项希冀引起的关注和希望争得的地位,就是其意义。这样我们就获得了观察怀旧性聚会发生意义的立足点。基于这个立足点依次分析发生的条件、参与聚会人员行为的意义方向和实际效果。

聚会作为符号的发生条件如何?首先从聚会人员作为一个个符号的角度分析。



(二)怀旧性聚会人员的去符号化现象

符号学认为,任何符号都在物和符号之间滑动,即一个符号在符号化与去符号化中间滑动。物既可以是自然物,也可以是人造物。自然物如松树枝,人造物如书籍、工艺品等。物被赋予某方面意义的过程,即是符号化过程。但符号并不是铁板一块,它可能因为某些外在原因,逐步失去符号作用回到物(包括自然物和人造物)本身。这就是去符号化过程。任何符号都在这两者之间滑动,而且,滑动必有其原因。

参与聚会同学均为个体性符号,其“物”的属性是人类文化覆盖的教育结晶,即人造物——最初的“同学”。其“符号”的属性是毕业后在各自领域的身份。这些“符号”的意义发生于同学之外某领域或者某语境,并在其中凸显意义。怀旧性聚会,所忆之“旧”指同学期间的旧事、旧情、旧情境等。从笔者考察调研发现,主动向最初的“同学”属性,即“物”的属性滑动,是七级同学聚会的基本现象和趋势。例如,某七级聚会后一位同学填的词中有如是句子:“青春隽永颇牵忆,浮光铅华风吹离。”“浮光铅华风吹离”为典型的向“物”滑动的感情表白:去掉一切既往身份地位等外在符号,向同学之原初“物”滑动。

(三)怀旧性聚会的集体性再符号化现象

向同学身份这一原初“物”滑动,如被认定为同学聚会条件的第一步,第二步则是怀旧性聚会的集体性再次符号化活动:建构怀旧性聚会新符号。唯此才可能有意义发生。这是为了让同学这个“物”沿另外逻辑被重新赋意。因为,“任何东西不会固定为物,永远不能携带意义;也不会固定为符号,永不会作为物使用。使用部分与表达意义部分的比例,取决于特定场合的具体解释”。^[2] 概而言之,基于每个人只有“同学”这一个身份,建构一个合乎今天意义需求的“同学”符号。此即再造“同学”符号的涵义。概而言之,解构既有各种社会身份回归原初作为人造“物”的纯净“同学”身份意义,继而建构今日需求的“同学”符号,后一个阶段就是怀旧性聚会的集体性再符号化现象。那么,集体再符号化希冀此符号蕴涵哪些意义呢?这自然地将探究视点转到怀旧性聚会符号层面了。

(四)标出性聚会的意义倒灌:符号被片面化地感知

“符号是被认为携带意义的感知:意义必须用符号表达,符号的用途是表达意义。反过来说,没有意义可以不用符号表达,也没有不表达意义的符号。”^[3]符号的出现,意味着让这符号出现的人们需要这个符号所可能表达的意义。

符号是个活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符号意义可分为发送者意图性的意义、符号文本的意义、符号接收者的阐释意义三部分。接收者的阐释意义,就是参与聚会者感知的意义。符号文本的意义,就是作为文本的聚会的意义。那么,是谁发出了怀旧性聚会这个符号呢?“符号不一定有发送者。但是解释者往往创造出一个发送者,使自己的解释意义更有权威性,因为符合‘发送者意图’。”^[4] 依此原理可假设:同学聚会的“同学”这个符号,设置在当下语境中,它既含有原初顾名思义的“同学”涵义,又有当下语境需要的意义,是历史涵义与当下意义的混合体。怀旧性聚会意义寄寓其中的符号,就是如此。这样的符号,必定是当下人们最需要意义的体现,因此,它一定是意识者发送而来,此发送者就是聚会的人,聚会者需要这样一个聚会仪式。质言之,聚会符号可看作是符号接收者所发送。当年的“同学”早已消逝,历史不再。如今聚会的人们却实实在在地存在。如今聚会的同学们是“同学”怀旧性聚会符号的发送者。这样,形成了发送者和接收者的同一。符号接收者对符号的意义阐释,决定了“同学”怀旧性聚会符号的文本意义,关于“同学”聚会的意义理解,被倒灌进符号文本,符号文本意义由此产生。既然是有意识地将意义倒灌进聚会文本,那么,这显然是聚会者这个符号接收者片面地感知聚会符号的结果。

倒灌进些什么内容呢?从行为方式来看,主要通过回忆和联想等心理方式,以叙述为主要媒介。从回忆和叙述的主题来看,主要为回忆和叙述往事、友谊,伴随青春必有的恋爱、暗恋、失恋,曾经的困难艰苦与曲折,机会、成功与失败等。从价值取向来看,以积极健康、阳光向上、认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及核心价值观为主,努力朝向和谐团结、亲切融合的感情联系。这样概括已然可以看出片面化的趋势:“没有不‘片面化’的符号文本,因为符号只是传达某种意义。符号不是所指的对象,只是与所传达

的意义相关的某些感知的临时集合。”^[5]怀旧性聚会符号文本意义因被倒灌而产生,恰是聚会参与者作为接受主体的某些感知的临时集合。这里可用一个形象化比喻概括同学怀旧性聚会的性质:它如同一个过滤器和放大器——过滤掉同学间既往可能有的过结、龃龉以及其他不和谐;留下美好融洽和积极健康信息,并诚意地予以放大。这恰是所谓“一般情况下,标出性会导致很强烈的自我感觉。……在文化符号学看来,异样形式提供的风格偏离,就已经是标出性的实质意义”。所谓过滤器和放大器,即是风格,是日常生活较少出现的较为纯净的现象。这反过来更加验证和确认了怀旧性聚会的符号标出性特质。

为什么在七七级同学聚会符号中,可以出现倒灌意义现象?其中包含怎样的人性、文化因素和条件呢?这个标出性现象有怎样的基础性意义?笔者下面将对围聚会期同学间人际关系现象进行符号学分析,以求获得通观性看法,逐步抵达以上问题。

围聚会期的符号学分析

(一)围聚会期是非标出性符号

“非标出项”(the unmarked)就是正常项。也就是正项。符号学家说:“文化”本身,就已经卷入了强烈的标出性:文化只是相对于“非文化”而存在,而文化强烈地定义本身为正项。……而作为正项,文化必须是非标出,也就是非风格化的。^[6]聚会固然是文化,但相对于非聚会期并与其构成二元对立范畴的时候,聚会为标出项,非聚会则为非标出项。非聚会期是生活本来状态,是主流性质的时光存在。聚会期则为非主流性质的特异时光存在。

“围聚会期”概念借鉴于产妇生产的“围产期”概念,包括聚会酝酿、组织的“前聚会期”和聚会结束后继续交流接触的“后聚会期”两个阶段。“前聚会期”已然结束,可以描述其经验,“后聚会期”为持续性进行时,考察总结的经验具有相对性,主要依托于微信平台的同学群。同学群因昔日同学关系形成,实乃组成一个新的人际关系圈。虽说不同于单位等地方存在利益分配和劳动额度等现实社会内容,但凡有人群的地方就有的人际关系。同学群以松散性言论交

往方式为主,为具有时间无限延续性、空间虚拟性的多方对话空间,体现持续性、日常生活性、平常心态性等特点。人之品性、心性得以日常性持续性展示。

聚会作为人们认为携带着意义的符号,携带着人们日常生活中缺失又渴望获得的意义。这个特质只能从正项即非标出项的围聚会期考察调研获知。

(二)“前聚会期”的性质与特点

既然聚会是“被认为携带着意义的感知”,^[7]如前所述,“没有不‘片面化’的符号文本,因为符号只是传达某种意义。符号不是所指的对象,只是与所传达的意义相关的某些感知的临时集合”。^[8]怀旧性聚会某些“片面化”感知临时集合为意义,是“片面化”感知的结果。为准备这个片面化感知的仪式,聚会前酝酿阶段,片面性感知已经朦胧发生。“前聚会期”人们具有积极和建设性质的心理内容。笔者考察了几个同学群的前聚会期,结论与此判断相吻合。“前聚会期”与聚会的区别仅在于,聚会是现场面对面的感情交流,更富场面感、仪式感。聚会过程是片面化感知的意义逐步实现的过程。“前聚会期”是准备性、热身性、生活性,逐步进入片面化感知并且筹集动力的过程。该过程恰好说明,微信同学群具有片面性感知潜力和能力。“潜力和能力”是笔者感兴趣并在后面要深入研究的问题。

(三)“后聚会期”的特点

“后聚会期”较之“前聚会期”,更凸显日常生活性、持续性、平常心态等特点。“后聚会期”最大变化是话题的转换。第一,由聚会的酝酿转变为聚会的回味和反思。聚会结束了,兴致还在持续,回忆和继续述说同学之间的往事、友谊以及花絮,乃为最主要话题。第二,酝酿未来可能的再聚会。这里需要简单地说一下期待问题。“仪式作为符号文本,对象在过去,解释项却在未来,本质是意动性的,即是要求往下的事要按过去已定的规矩做,至少要尊重往日精神。”^[9]所以,一个聚会的举行,意味人们有个约定俗成的共识:期待以后还要再次举行聚会。由此而有了对意义延续和扩展的期待心理。怀旧性聚会就是这样的仪式。第三,回归平常生活,根据个人爱好,比如某项体育运动,旅游,唱歌跳舞,参加合唱队等。这是一种充分生活化话题,具有联络人际感情和培植平常心的重要作用。第四,介绍自己工作的

状况或成就等。第五,对某些时事的看法,对祖国前途和命运的关注等。第四、五两方面内容最值得考察。前三种话题,主要贴近人的生理性需求:吃、穿、身体健康、个人爱好等,基本处于所有人都可以接受的感受交流对象层次,一般不存在因比较产生的高低差异感。此外,因为距离人文、历史和社会层面较远,所以没有争执和矛盾。第四个话题,因为含有同学的能力强弱与成就高低的区分元素,容易与各自职业生涯、工作岗位以及社会地位相关联,有可能发生比较心态和心理活动。第五个话题,因为七七级同学大多经历过我国几个历史时期,每个人家庭背景和处境有差异,在如何评价、如何还原历史本来面貌等问题上时有争执,程度不同地伤害彼此感情的倾向也时有出现。从这个方面可感受到社会一般人际关系的某些特点,质言之,就是作为群体性的人的特点。

(四)“非标出项”的“围聚会期”与“中项”的特点及其关系

先说非标出性。非标出性其实就是指七七级同学群文化与价值取向的基本状态。虽说不能简单地将其看作全社会的基本状态,但最起码可认定为大学学历群体的文化与价值取向的一个提喻性样本。

“围聚会期”同学群的文化状态为:从正面来看,第一,相处原则基本为善意、理解、互相安慰、赞美他人,鼓励,追求和谐愉快。第二,人生理解主要表现为,经历漫长时光,珍惜同学情。这是重要的基础性心理素质。第三,热爱生活,对未来生活具有淡定从容的心态。如前述聚会填词末尾的两句:“夕晖归路,静享余趣。”就体现了对人生夕阳阶段淡定平和的心态。

从问题来看,日常生活状态人们心情普遍放松,不再如聚会期那样以最好感情和精神面貌示人,而是顺着自己心性和性格谈论事物、发表看法、抒发情感,更可看出本真状态与品质,即凡人性所应有的优点和缺点均自然释放。优点即上述正面的几个方面。缺点则体现为:基于人性比较的本性而发生的心理不平衡、争强好胜引发的妒忌等,由此造成的言语不合时有发生。此外,人际不和谐还表现在关涉人文和社会历史的讨论所发生的争执,这类话题是我国半个世纪以来历史事件积淀的必然。每个人家庭背景不同,不可避免留有家族曾经受伤害的心理

痕迹。此外,诸如言谈者历史观和眼界的差距,修养以及现实处境的差异等,也是造成争执和不愉快的原因。但是,笔者通过调研特别注意到:凡因争执发生不愉快的语境,总会有人缄默或者提起其他话题转移注意力。言语空间于是恢复正常,最起码不至于较深地伤害感情。可以看出,理性在这些人性负面暴露时发挥了重要的调节与控制作用。这个理性可以表述为:具有维护人际关系融洽与和谐稳定的自觉意识。

概而言之,所谓“非标出项”的“围聚会期”,即为目前社会人们一般生活精神和人际关系状态的大致情况。

那么,“中项”呢?符号学告诉我们,在标出性和非标出性两者之间,还有一个范畴:中项。赵毅衡教授说:“两项对立中,导致不平衡的,是第三项,即‘非此非彼,亦此亦彼’的表意,笔者称之为‘中项’。为了简便,我们把携带中项的非标出项称为‘正项’;把中项排斥的称为异项,即标出项。”“中项的特点是无法自我界定,必须靠非标出项来表达自身。”^[10]正项(非标出项)、异项(标出项)和中项,这三者之间是个动力性关系。“标出项”和“非标出项”这一对概念中的一项争夺到携带中项的意义权利,就确立了正项地位,这是时时在进行的符号意义权力斗争。^[11]或者说,中项是不固定的,如果“中项”持续地向“标出项”移动,那么,“标出项”就可能成了“非标出项”,即变成正项了。这就是标出项翻转规律。

回到我们的对象,“中项”可如何描述呢?“中项”偏向于“围聚会期”。而且,“中项”“必须靠非标出项来表达自身”。即只有非标出项的“围聚会期”才能表达“中项”。那么,全面地展示人性在现实生活中的状态,但又不完全是非标出项的全部面貌,这个“不完全”的涵义,就是笔者上面分析中提到的,理性在人性负面暴露时发挥了重要的调节控制作用。这个特质既说明了“中项”与“非标出项”必定伴随的关系,也说明与“标出项”有诸多可接通的关系。“标出项”的“怀旧性聚会”,如前面所概括,基本为积极正面的特质,也就是说,“中项”与“标出项”关联度较高,而且具有向“标出项”翻转的趋势与可能。这让笔者特别感兴趣。因为,“标出项”的聚会显示出社会和谐稳定、精神积极健康的特质,被人们普遍喜爱而且

值得肯定发扬。如果确认“中项”有向“标出项”翻转的趋势和可能,对社会和个人都是有益的好事啊!下面笔者将进入翻转趋势与可能的分析,即基于符号学分析发现的问题,引向伦理学和哲学的思考。

“中项”翻转趋势与可能的理论分析

(一)“同情”:聚会期与围聚会期的共同人性

探究“中项”有翻转趋势和可能的路径,在于寻找聚会期与围聚会期人们共同的人性所在。因为此乃“中项”翻转的基础。

法国哲学家卢梭认为,人的善良主义体现在自爱与同情两个方面。什么是自爱?“‘自爱’是自然人最基本的情感,目的是保存自己的生命,这种情感符合自然规律,有助于维护并延续自然人的生命。”^[12]什么是同情?“同情是指自然人对处于艰难困境中的人表现出来的一种怜悯,是因为目睹他人的痛苦受到影响的一种能力。同情心通过想象力的作用使人视他人的痛苦为自己的痛苦。”同情心“可以让自然人更多地关爱他人,就可以缓和自然人仅仅关注自己本能的局限性”。“‘同情’在人能进行独立‘思考’前就存在,对自然人的自我保存起着协调作用,它使消极的善有了积极意义。”^[13]关于“同情”的理解,中国哲学也有类似思想。如《孟子·公孙丑章句上》记载孟子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惻隐之心。……由是观之:无惻隐之心,非人也;……惻隐之心,仁之端也。……”由“同情”而生发“爱”是很自然的。由此而有了孟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于是,“爱有等级”发展出“善推其所为”。

考察聚会与围聚会期,可发现发生根本作用的是人性中的“同情”。同学们曾经共同度过青春时光,每个人年轻时的样子存留在所有同学脑海里,成为永远的表象。换言之,每个同学的脑海,都是一本所有同学年轻时的影集。彼此可以唤起青春时期的共同点。此为“同情”基础性心理因素。看到了同学,就能回忆起自己的青春以自我安慰。这是对青春怀念和留恋的感情。与此相联系的是对衰老和死亡的恐惧。这也是从“自爱”衍生出来的感情感受。自然人的“自爱”本能即怕老惧老的心理,让每个人

都可能在聚会中通过唤起青春时光而抵御年老,即由“自爱”而“同情”,以及可能由“同情”而走向善。从经验来看,“聚会”期人们的友善、热情、团结、和谐等,均来自“同情”,“围聚会期”人们非争执期间的和谐相处也来自“同情”。

(二)“人性”:围聚会期不和谐的可能因素

那么,如何看待和理解“围聚会期”不和谐的原因呢?这里首先说明:此处“人性”概念不是前面一直使用的“人性”概念,而是康德意义上的“人性”,康德关于人的向善的原初禀赋讨论中的“人性”概念。

康德认为,人有动物性、人性、人格性三种原初性禀赋。动物性禀赋来自人作为一种有生命的存在物,这种禀赋不以理性为根源,而且可能顺着动物性欲求出现诸种恶习。人性的禀赋出自人基于比较的自爱(为此就要求有理性)的总名目下。这种禀赋虽然是实践的,但却以隶属于其他动机的理性为根源,因此也可能产生诸如妒贤忌能、幸灾乐祸等不正当欲求和恶习。上述两种(动物性和人性)禀赋,都有可能产生与善相反方向的欲求和恶习,但绝非必然。因为还有“人格性的禀赋”。人格性禀赋是一种易于接受对道德法则的敬重,把道德法则当作自身充分的动机的素质。这种素质,也就是道德情感。^[14]康德所说的人格性的禀赋,就是对理性的尊重和遵守。依此理论分析“围聚会期”现象:人们只要在一起,就会有基于比较的自爱,即人性的禀赋。比较就会计较,由此生出诸般恶习,这是正常现象,符号学分析也显示其属于“非标出项”,是正常文化现象。

(三)“人格性”禀赋的表现与来源

前面已经说清了人性引发的问题,但人性并不必然引发恶。因为,人性还可能向人格性禀赋发展。康德理论已经显示出,人格性禀赋可让人克服人性禀赋由于比较而发生的诸如嫉妒等恶习,那么,人格性禀赋表现如何?笔者关注探究的“聚会”期和“围聚会期”,凡表现为团结融洽、热情和谐、积极光明的现象,就有可能来自人格性禀赋。康德谈到人格性禀赋的时候,说到了对道德法则的“敬重”,以及把道德法则当作任性的自身充分的动机和“素质”。“敬重”和“素质”,是可以与理性相关联的动词和名词。“敬重”不一定出自感情,可以通过学习认识从而接受。“素质”更是培养教育熏陶的结果。这就自然可

推导出:人格性禀赋既可由人性自然发展而来,也可经过教育、学习、培养和熏陶形成。后一种途径所形成的“人格性”禀赋,笔者以为可用“理性”表述。

(四)“理性”形成的“人格性”禀赋是“中项”向“标出项”移动并翻转的基本动力

先看理性问题。在宋儒看来,理性获得路径是“格物致知”。《大学》教导人们的自我修养方法的第一步,就是“格物致知”。按程朱学派的想法,了解外部世界的目的,便是扩大我们对永恒之理的认识。物是具体的,理是抽象的。即“格物”以“穷理”。我们所学的诸多文学史和作家作品,可看作是已有之物。虽说是人造之物,但借此可“穷理”。用冯友兰先生的话说,就是“我们所得的结果是:既领悟了理念的永恒世界,又领悟了自己内心之性。我们越多领悟‘理’,也就越多地领悟‘心性’,它通常往往被人的禀受所蔽,人通过‘格物穷理’,使‘理’这个珍珠再现出来”。^[15]领悟了“理”和“心性”,是具有理性的能力。笔者以为,这从逻辑上大致说通了“同情”何以导向“善良”。

本文关注的对象,是一群受过高等教育的七七级同学,他们阅读过大量文学作品,乃至深入学习过史学、心理学、哲学等各种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经历了漫长的职业生涯。概而言之,他们通过“格物致知”获得了基本的理性。其人格性禀赋形成中的理性力量毋庸置疑。至于如何界定理性,这是一个复杂的理论问题,现在笔者仅在相对于感情层面来使用理性概念。浅白地说,就是来自工作经验、文学作品的人生经验,以及理论著作给予的道理,培植起了前述的“敬重”和“素质”。在“非标出项”的“围聚会期”,凡出现不和谐音的时候,理性力量就站出来干预,让负面因素中止,由此可返回正面精神和力量。

综合考量“聚会期”和“围聚会期”两个阶段诸因素,再次印证了符号学关于符号被“片面化”接收的特质。怀旧性聚会期依然突出显示了片面性感知的特点:意义“倒灌”。由此,聚会成了“过滤器”和“放大器”,成为典型的正能量活动。“中项”可向“标出项”的移动,也恰恰来自这群人的“敬重”和“素质”成就的理性。可以推导出,理性消弭负面因素的机制,作为动力,不断地将中项推向“标出性”一边,在这个人群中,“中项”翻转到“标出项”,达到聚会那样积极

健康的状态完全可能。这就是符号学所谓“标出性的历史翻转”定理显示的:“非标出项”成了“标出项”,而“标出项”成了“非标出项”。因为,“标出性是所有二元对立中较少用一方的特征。文化中的标出性很不稳定,翻转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标出性只是理解方式”。^[16]质言之,聚会期那样的状态,将成为文化正常状态。这是一个美好而且可实现的预言。

结论与思考

“围绕怀旧性聚会期同学群”的聚会,是成功性怀旧性聚会。所谓成功的评价立足点是民族国家健康发展和人民利益,标准是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12个范畴相吻合。怀旧性聚会期的符号学分析显示出,“聚会”乃为“标出项”,“围聚会期”的符号学分析显示出,“围聚会期”为“非标出项”。通过“非标出项”分析,得出“中项”偏向于“非标出项”的“围聚会期”的判断,但又具有明显的向“标出项”方向的移动趋势与可能性。通过分析,得出“可能性”来自人文培育和学习获得的理性。如果此结论局限于七七级人群,可以成立。

深入思考可得出结论,即需要充分认识理性在公民道德建设和人际交往中的作用,由此引申出培育人们理性的重要,以及如何培育理性的问题。把这个问题放置在当下中国社会文化语境中,如何和国家层面提出的核心价值观建设要求与任务相结合,这是社会学和伦理学领域理论建设的重大任务。

参考文献:

- [1][3][6][10][11] 赵毅衡.符号学.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279、1、285、283、290.
- [2][4][5][7][8][9][16] 赵毅衡.趣味符号学.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5:9、39、15、13、15、23、135.
- [12][13] 孔德猛.卢梭论道德的起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8.11.
- [14] 康德.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 [15]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天津: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277.

编辑 杨义成